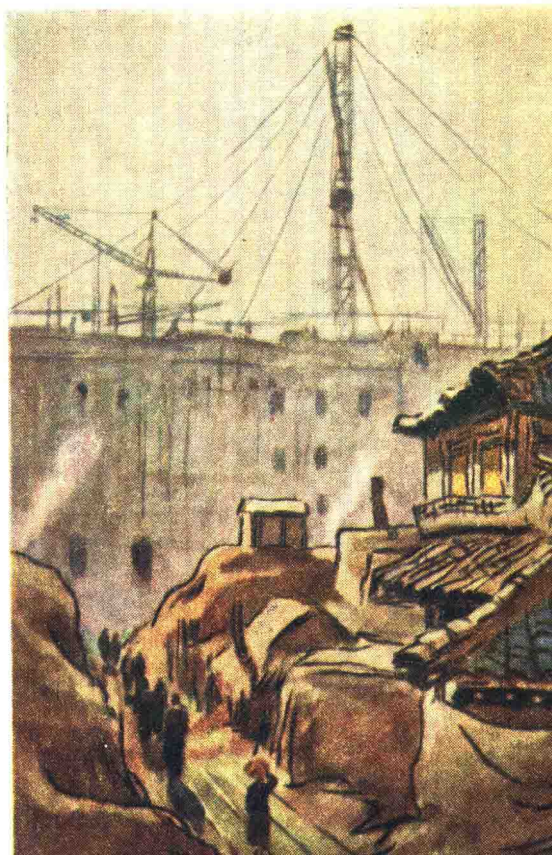


# 在軌道上

韓雪野等著



## 內 容 提 要

這是一本描寫朝鮮人民保衛祖國，反對美帝國主義侵略的故事集。這個選集共包括八個短篇故事。作者們以浮羅般的筆觸，生動而突出地刻劃了朝鮮戰士、護士、工人，以至普通的農民與婦女，在各個不同的崗位上，為保衛祖國的神聖事業而進行堅韌鬥爭的一系列的英雄的形象。

根據朝鮮《文學藝術》月刊、《民主朝鮮》

報等 1951 年至 1953 年版本譯出

## 在 軌 道 上

|       |                                                    |
|-------|----------------------------------------------------|
| 原 著 者 | 朝 鮮 韓 雪 野 等                                        |
| 翻 譯 者 | 柳 樹 人                                              |
| 出 版 者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br>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發登號<br>(上海康平路 155 號) |
| 印 刷 者 | 上 海 市 印 刷 四 廠<br>(上海新開路 1745 號)                    |
| 總 經 售 | 新 華 書 店 上 海 發 行 所                                  |

書號 (826) [VII I 24] 類別 文學—小說

字數 136000 字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7

1955 年 8 月上海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1—13130 冊

定價 六角五分

## 目 次

|               |           |
|---------------|-----------|
| 黃草嶺 .....     | 韓雪野( 1 )  |
| 在軌道上 .....    | 李鍾敏( 50 ) |
| 妻 .....       | 黃 健( 91 ) |
| 老隊員和新隊員 ..... | 尹世重(121)  |
| 在灰燼裏 .....    | 劉蘊淳(148)  |
| 復仇的記錄 .....   | 李箕永(181)  |
| 春國老爹 .....    | 李澤鎮(206)  |
| 銅馬員的故事 .....  | 金昇烈(215)  |

## 黃 草 嶺

韓 雪 野

天一亮福實就忙碌起來了。

她在運送病人的担架上鋪好了稻草包，把裝藥的背包塞了稻草把子，還做了一個坐墊。這是爲了把担架墊厚些用的。今晚上要抬走倭植，這是一件重要的事。

福實坐在倉庫裏，儘可能地不讓別人看見，忽然從後面傳來了軍醫先生的聲音。

“喂，福實！你這麼早就在這裏做什麼？”

其實，軍醫先生早已知道福實在做什麼。

“先生，您不知道冬天的太陽只有五丈長麼？就是那麼一點。可是山谷裏的太陽，它的尾巴和頭都給吃掉了，剩下來的還不到一丈長。”

福實，頭也不回，這樣說着。

但是，軍醫先生是個好人，他喜歡她那種一碰就響的、有彈性的性格。

“你不是福實，倒是一個福球兒。”

“哎唷，別耽誤人家的事，您請走吧。”

福實一直往裏面坐進去，不讓他看見。

“礙事麼，那我就走了。”

軍醫先生向後轉，心裏很佩服她。福實是不管別人知不知道，總要連別人份內的事也由自己一下做完才算數的，她實在可親。

過了好久，福實才伸出脖子望着倉庫外邊，心裏想軍醫先生倒是個沒有脾氣的好人。許多傷員都在他手裏復活了。當然，俊植也是其中的一個。可是，在福實的心裏却特別認為俊植是個重要的人。

福實無論如何要在今天晚上把俊植移到師部醫院去。使他得到更完善的治療。

但是，軍醫所的兩輛衛生車，沒有定時地在各處駛行着，並不是因為有多餘的車輛而準備在這裏的，所以只好跟以前一樣，讓他坐過路的卡車了。

卡車、馬車、牛車，甚至於手推車都和美國強盜的飛機競賽着，進行戰鬥，所以，在那些車輛中，要抓住一輛“王牌”卡車不知有多麼艱難。

這完全是一個鬥爭場面。要上前攔住疾駛的卡車，不管司機推說沒有座位，也得把他擠在一旁，飛快地把病人捎上車才行。在這樣的鬥爭中，福實把傷員送上車去的數目比誰都多。

從長津湖畔到有八十里方圓的黃草嶺峽谷之間，當在深深的險峻的山谷中殲滅入侵黃草嶺的美軍海軍第一師團一萬二千名的時候，福實幾乎每天都熬着夜把傷員送往後方。

在這兒最困難的工作是抓住卡車；而另一件難事，那就是在看護員之間的競賽。平常那麼互相友愛的看護員們，到

了競賽的場合，好像眼睛裏點着兩根燈芯似地互相爭先搶前。大家都把傷員當做最可愛的、最勇敢的戰士，一定要爭先把他們送上車去。

其中口齒伶俐些的、面孔漂亮些的看護員們，總是最先得到司機們的歡迎。所以，儘管福實先出去站了很久，却往往挨到後面。因此，福實到了這種場合，不管平時是喊她姊姊或是喊妹妹的，總要轉變抹角地和她們爭辯：

“別喊姊姊妹妹啦，先來的人排在前面。”

說完了，福實就把擠上來的孩子們推開，先把自己的傷員送上車去。

福實的力氣很大。她從小生在農村裏，不但在水田、旱田裏幹過活，而且還幫着打鐵的父親拉過風箱、打過鐵。

但是，她耍的辦法，十有八九是輸給惠淑的撒嬌和巧嘴的。那個長着黑黑的、大大的眼睛，兩腮紅得可愛的惠淑說一聲：

“姊姊！”

這樣來同她講情的時候，福實也覺得她的確可愛，因而躊躇了一下——又故意裝做沒聽見，還是把她推開，可是在這短短的一瞬間，司機們幾乎都先去幫惠淑的忙，這才是無可奈何的事。真奇怪，當司機們看到惠淑用她那肥嫩的手指擦開了向後戴的白帽子前面的頭髮、擦去額上的汗珠的時候，他們已經變為她的同情者了。

“沒有出息的傢伙們，這還算個男子漢！”

福實被推了出來，獨自生氣地咕嚕着；在天黑之前勝利總是屬於惠淑的。

“哼，等天黑了再看吧！”

事實上，到了夜間認不出誰是誰的時候，福實是可以贏人家的。彷彿白天的積恨，到了這時候可以出氣了，福實又活躍起來。

“我在先呀，是我呀！”

明知這是惠淑的嗓音，但是，福實揩着傷員擠上前去。

有時候，有人因為給別人擠了而發出尖銳的聲音，有的司機就按手電筒照看護員們的臉，可是在這一瞬間，福實心想：

“要看就儘管看罷。”

霎時間，她就做完了自己的工作。

\* \* \*

但是，到昨天為止，在福實轉送的傷員中間，要算今晚上送的俊植是最重要的一個了。

這不僅是由於福實曾輸血給他，救活了他，也不是因為他的肩章上有許多金星。其實，俊植的肩章上只有三條黃綫。

可是，福實心裏想：她還是第一次看見像俊植這樣拚着自己的生命獲得輝煌的戰果的人。

當美軍像洪水一般衝過來的時候，當強盜們被人民軍隊反擊而狼狽逃竄的時候，俊植比任何人都搶先地把砲彈和軍需品運到緊張的前綫去。

當向北方撤退的汽車，又開始往南深入疾馳的時候，俊植志願擔任了向黃草嶺上搬運砲彈的工作。他有一顆堅定的信心，絕對不讓一個美國強盜從這山谷裏脫逃。

在戰爭初期，俊植曾給東部戰綫開慶方面搬運過砲彈。可是因爲他運去的砲彈，和那高地的大砲的口徑不對，所以沒有能用上。

那時候，俊植看到我們的砲兵戰士們眼巴巴地望着敵人紛紛逃竄，可是不能夠用威力巨大的砲彈來轟擊鬼子，只是抱着口徑不對的砲彈喊着：

“啊！你這砲彈……”這時候，他們的眼睛裏，的確是眼淚汪汪的。因爲一張紙條的錯誤而放走了等於已經捉住了的敵人。從那一次以後，俊植再也沒有犯過這樣的錯誤。

這次他心裏又在計算着：自己所搬運的砲彈能夠消滅多少敵人。所以俊植的眼睛像燈籠一樣，熬了幾夜也不覺得疲倦。

殘餘的美軍越過黃草嶺，爲了從東海上逃走，拼命向南逃奔，追擊敵人的人民軍，在許多地方抄近路攔住了敵軍，並且把他們包圍殲滅。因此，給第一綫的部隊及時供應砲彈的輸送工作，是比任何時候都迫切的。

俊植奉到團指揮部好多次的指令，叫他把埋在黃草嶺峽谷的砲彈掘出來運到第一綫去。

一天清早，雞才叫頭一遍，俊植把車停放一邊，同他的助手一道走到埋砲彈的峽谷。在那裏，他們被美軍的殘餘部隊俘擄了。因爲敵人只管拼命地逃，所以俊植分不清哪裏是敵人的防綫，結果，走到敵人陣地裏去了。

在黑暗裏，美軍用槍口對着俊植的肚子，叫他把卡車趕快向南開。於是一個傢伙拉開了卡車的司機門，用腳把俊植踢進去，自己也跟着坐了進去。雖然在黑暗中，俊植的敏銳



的神經已經直覺地意識到那傢伙是官階較高的美軍軍官。他心想：

“哈哈！這些傢伙是一批美軍指揮官。”

他特別提起精神察看了一下鬼子們的舉動。

那時候，助手可能是在替俊植發愁，連忙跟着爬上駕駛台去。這時，美國強盜們就拉着他的袖子把他摔下去，嘴裏不知咕嚕着什麼，然後一個個地爬上了後面的車廂。

俊植傾耳聽着鬼子們上車的人數，清楚地聽到第十名了。但是，後來由於許多鬼子們的脚步聲、轟隆隆的聲音、爭先上車的聲音、推來推去相撞的聲音互相混雜起來，使他無法數下去。

可是，俊植想到在他手中的鬼子的生命足有二十條以上的時候，覺得心裏好像充滿了什麼似的，於是他向助手大聲喊着：

“喂，周益！車上沒有地方，你不用上來了。”

俊植知道周益還在車外躊躇着想幫助他，怕他最後爬上車，所以才大聲喊的。

俊植一喊，美軍軍官不知道是什麼意思，就把手槍口對着俊植的腰部，聳聳肩，叫他趕快開車。

之後，卡車就加快速度向南駛去。

這座被當地的人們稱爲“天下第一嶺”的高嶺，有九十九個以上的彎子，現在已經越過了一半，只要走下這個彎子都是些不十分高的小山，經過這兒，再向前去，就是開闊的一望無際的咸興大平原。深深陷下去的黃草嶺的懸崖和峽谷已經開始慢慢地伸展開了。雖然在黑暗中，俊植還能夠辨

認得出。稍微再走下去就不會有險峻的懸崖了。

“峭壁！”

俊植心裏喊着。這對他是十分有利的條件。俊植只是想怎樣解決這些鬼子們。

在黑暗之中可以隱約望見嶺上的路。隨着急轉的路綫，他認出了這兒是“霹靂懸崖”，可是看不見那粗大的樹。俊植心裏覺得有辦法了。

接着在那一瞬間，他的眼前，呈現出每年春天在後山開滿美麗的杜鵑花的故鄉的家；看見母親的慈愛的面容；回憶起自己帶着笑容離開自己的家時所說的話：

“媽媽！請您仔細看看我的臉吧。”

過了一會兒，俊植把兩腳用力一蹬，用左拳像活塞似地頂住美軍軍官的腰部，把右手緊握着的駕駛盤拚命地向懸崖急轉；同時踏着連壓器，汽車好像得了驚風病似地跳躍着翻着筋斗，滾下懸崖去了。

俊植只記得在那一剎那間，鬼子們的可怕的悲鳴，痛快無比地傳入他的耳朵。其餘的事就完全知道了。

後來，當他極模糊地恢復知覺的時候，他不知道自己的身體成了什麼樣子，只感覺到像有一種可怕的爬蟲在用尖利的嘴吮吸着他的血。俊植爲了趕掉那個蟲子，費盡了力氣，可是沒有成功。

這樣費了半天心血，俊植好不容易睜開了眼睛。但是，眼前是漆黑的，什麼也看不見。他想着哪有這樣漆黑的世界呢。

“不是，不是！”

他在唧咕着，世界決不會這樣黑暗的。

過了好久，他才意識到自己的臉是壓在自己的兩臂上，兩手還握緊着駕駛盤。他想把臉掉轉過來，可是覺得有千斤的重量。等他勉強把脖子稍微轉過一點來的時候，才從小小的洞裏望見聳立的山峯襯着蔚藍色天空，在那山峯上面閃耀着一顆曉星。那就是從前每天夜裏好像眨一眨眼給他打個招呼似的閃亮的星星。一點也不錯，這就是他“你一個、我一個……”地數過的天空中的星星。

“呃，這些傢伙們死光了吧！”

跟往日一樣和平的天空，忽然給了他這樣的啓發。

他想把身子勉強動一動，却不可能。他不知道自己的身體的各部分是否依然完整。可是，過了一會兒，他覺得自己的身體好像被什麼東西重重地壓着。他那只緊緊抓住駕駛盤的手也失去了知覺。

從駕駛盤上勉強把手拿下來的时候，他感到有什麼東西緊緊的夾住了自己的腿；他好不容易才把手伸到那裏。

他感到手上有什麼軟綿綿的東西，於是就本能地使勁轉動脖子，把視線轉向那裏。他忽然看見金光一閃，他心裏喊着：

“啊，是美國軍官那傢伙！”

他看見的是那個傢伙的肩章。他感到那個肥胖的傢伙的身子壓着自己的腿。那傢伙的頭正擺在俊植的腳跟上。

“這傢伙在舔人家的皮鞋哩。”

接着，俊植順手拉了他一下，可是那傢伙的身子動也不動。費了好大的力氣，才發覺有什麼東西牽扯着那傢伙；他又使勁把它拉過來，這是美軍軍官的大衣。

這時候，俊植看到了那醜惡的美國鬼子的後腦。他感到自己的手有了一點勁，就抓住那個傢伙的軍服的衣襟用力拉了一下。這一下望見了美軍軍官的像青蛙一樣的面孔和兩個凸出的眼珠。俊植又用力推了一下，把那傢伙的身子從他的腿上推開了。

“還有那些傢伙是怎樣呢。”

這樣想着，他抬起頭來，這時候他覺得左腿發痛。他的胸口和腦子好像有錐子刺着。然而，他的腿抬不起來，像是被什麼東西緊緊地夾住了。他用手摸了摸，原來坐墊碰彎了，折斷的彈簧鼓出來捲在腿上，受了傷的腿和身子簡直沒法動彈。

俊植已經精疲力盡，同時，他感到很冷。冬天早晨的寒冷的空氣，好像用螺旋鉗旋緊了他的身體。他又拉一拉美軍軍官的大衣。

他仰望着天空。天將發白，逐漸稀疏的星星好像在冷得發抖。在玻璃似的明亮的天空裏，他忽然間好像看見了顫抖着的、憔悴的母親的面容。

“要活下去！”

在那一瞬間，俊植這樣喊着，隨後拉一拉美軍軍官的大衣，蓋在身上。但是，他的意識却漸漸地模糊起來。

\*

\*

\*

這一天，美軍飛機一清早又開始了轟炸。俊植當然不知道這些事。但是因為鬼子們的飛機盲目地濫丟炸彈和汽油桶，加上機槍掃射，所以暫時隱蔽在峽谷中行軍的戰士們發見了俊植。

戰士們根據現場的情況判斷出他是載了美軍官兵們滾下來的。他們歡躍得好像捉住了美軍的一個師團，尤其是知道了俊植身上還有氣時，更高興得像從天上摘下了星星似的。

俊植的腿還沒有從那繞住的彈簧裏抽出來，有一位曾在洛東江戰役時一個人揹着迫擊砲爬過山頭的戰士，急忙彎着腰上去揹他。

從傷處把釘子和碎玻璃鉗出來，紮好繃帶，俊植才漸漸恢復了知覺，感到劇烈的傷痛。他聽見身旁戰士們的熟悉的聲音，知道他們抱住了自己的身體。但是，疼痛刺入胸部，腫得發脹的臉在顫動着。

“同志，同志！”

一個戰士還不知道美軍飛機正在“嗡！”一下飛過頭頂，只是抱住俊植的身體叫喊。從俊植疼痛得顫動的臉上，發見他還“活着”。

但是，俊植想睜開眼睛，却睜不開來，只是動着嘴唇。抱着他的戰士只當他要喝水，正在找水瓶的時候，從俊植的嘴裏發出了吹笛子似的細聲。戰士就傾耳聽着。

“……美國強盜們都死了麼？”

他只說了這一句話。

“現在正在收拾鬼子們的屍體呀。”

當那位戰士對着俊植的耳朵喊的時候，俊植的嘴唇微微動了動。

當戰士們把他揹在背上的時候，他又失去了知覺。幾位戰士爲了把他揹到山嶺那邊的軍醫所，又回頭爬上了山嶺。

但是，俊植真正到達軍醫所的時間是在那一天黃昏。

戰士們把他抬到里①委員會，已經耽擱了相當長的時間，從那裏用担架抬到山間軍醫所，又費了好多時間。

這時候，大家都在追趕着逃竄的強盜們，趕得愈來愈緊，幾乎要抓住強盜們的尾巴，鄉裏所有的人都已動員起來，一般居民避難出去，還沒回到家來，所以里委員會爲找抬担架的人耽擱了好久。抬了他來的戰士們把俊植委託給里委員會以後，馬上飛快地爬過山嶺去了。

里委員長到面②裏去了，兼任傳達員的書記長到處去找人，可是找不到，只好把俊植的担架交給在嶺上土洞裏担任瞭望的兩個少年去抬。

少年們聽到俊植的消息後，自告奮勇地站出來担任了担架員，可是山路太崎嶇，費了不少勁。歇了好多次，但是最大的原因是里書記長沒有把路線詳細地告訴他們，所以很多次走錯了山谷，徬徨多時，結果天晚了。少年們急得要哭。他們知道俊植幹了多麼英勇的事，現在，時間對他又是多麼重要。

“該死的傢伙，怎麼那樣把路線告訴人家。”

他們這樣說，用袖子擦着眼淚。

“走了好久彎路吧，真吃苦頭了。”

福實把俊植抱了下來，一面安慰兩個少年。那時候，福實還不知道俊植是怎麼樣的人。

---

① 里，相當於鄉。

② 面，相當於區。

“吃苦頭倒沒有什麼……就是送到的時間太晚了……”

少年們走進軍醫所的上房，根據他們聽來的，把俊植所做的事一一地講了出來。

“好多美國軍官都死了！”

少年們指着俊植身上的美軍軍官大衣說。

聽完了少年們的話以後，福實比少年們更加氣憤地說：

“哪一個該死的傢伙，那樣告訴你們路？我們這裏早就畫好路綫圖給他們送去了。”

福實低頭看着俊植的腫得高高的臉，和嵌進臉去的玻璃片和凝結的血，在這一瞬間，她忽然害怕起來。她一定是在什麼地方見過他的面容。

這時候，軍醫先生在檢查傷員的傷處。福實用酒精藥棉小心地洗着凝血的創口，留心察看他的身體和臉部。然後又往下看——看他那弄死了許多美軍軍官的粗壯的油手，便聯想到現在在軍隊裏當駕駛員的同鄉朋友安民。

戰爭剛一開始，在解放議政府的第二天，由於空襲，車站上的工友們便連忙把隱蔽在車站附近的裝載砲彈的車輛隔離開來。正在冒着危險進行這工作的時候，安民恰巧到這裏來裝砲彈，於是急忙跑上來，同站上工人們一起救出了十四輛車。那時候，這些被搶救出來的砲彈，及時的供應了我軍去攻擊在望友里作最後抵抗的傀儡軍第七師，保障了勝利的進軍。這消息是由到過咸興的里委員長聽到的，福實從他的傳達中知道了這件事。

福實心裏想：安民也一定是能够裝載着敵人跳下懸崖的。這樣一想，在她眼前的傷員，愈看愈像安民了。

福實的手一直在顫抖着。

軍醫先生仔細診斷傷員以後說：

“時間太遲了。”

福實聽了這話，對一向尊敬的軍醫先生瞟了一下，覺得有點討厭。

“無論如何應該盡所有的力量。表示失望有什麼用處……。”福實從內心裏這樣責備軍醫先生。

但是，軍醫先生說，不妨作最後的輸血。這時候，首先捲起袖子，臉上泛着希望的紅光默默地站過來的，就是福實。

儘管缺少試驗器和藥品，但還是進行了血液檢查。福實趁軍醫先生檢查她自己血型的時候，在沾着藥水的玻璃片上，直接將俊植的血和自己的血塗在一起透視了一下。

幸而這種程度的試驗也能顯示出福實的血型是和俊植相同的。經過簡單的初次輸血後，軍醫先生按着俊植的脈搏，臉上好像現出稍微安心的神色，於是福實就想起剛才自己不該埋怨軍醫先生。

福實望了望軍醫先生的看起來很聰明的眼睛，又看看少年們的天真的臉，對他們說：

“同志們！今天晚上在這兒睡，明早回去吧。怎麼樣？”

接着，福實給少年們擲去衣服上的灰塵和草屑。

這時候，軍醫先生忽然大聲說：

“行啦。現在福實同志的血正在這兒鬥爭哩。脈搏顯然高起來了。”

他一面這樣說着，一面低頭看俊植的時候，福實甚至想給他鞠一個躬。



“先生！您真是……”

福實真是五體投地似的說着，聲音也變得柔和了。福實心裏想：像軍醫先生這樣的好人實在是少有的。

福實原來一碰到可惡的事，就會火上加油似地着起急來，相反地，碰到善良的事，便沒有骨頭似地軟下來了。所以感激軍醫先生的時候，便覺得哪裏還有這樣好的人，可是看見稍微不痛快的事的時候，就會毫不考慮，馬上同他抬起槓來。

有一次看見軍醫先生用敏捷的手法注射救活了一個乘降落傘跳下來的垂死的美國飛行員的時候，福實就故意挖苦他說：

“先生！我聽說您是美國學校出身？”

軍醫先生上過美國人辦的漢城世富蘭士醫學專門學校，福實覺得有點不稱心。但是，軍醫先生一點也不怪她，反而覺得她天真可愛。軍醫先生已經清楚地了解福實的為人。

這是戰爭剛爆發後不久發生的事。那時候，在他們的軍醫所附近有一所規模不大的農村小學。孩子們雖然已經唸不成書，却時常跑到自己的可愛的學校去玩。可是他們被美國強盜的飛機發見了。

於是，空中強盜作了低空飛行，盤繞了一圈，投下開花彈，炸死了很多人。在送到醫院來的孩子中間，有一個孩子正在炸彈落到他面前的時候用雙手去擋它，結果兩手完全炸掉，兩顆眼珠炸出，下巴炸落，連聲帶也受了傷。

這是美國強盜製造的慘劇。福實咬緊牙關給他注射了兩針之後，那個小孩子雖然恢復了知覺，但是，已經不能看，不能聽，不能說話了。福實扶着那個孩子，忍不住哭了一場。